私淑元禦岐黃路 氣化升降妙悟真（二）

Rea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self-taught manner and understanding the *Qi* transformation and fluctuation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(Part II)

黃斌 *HUANG Bin*

（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臨床教授、高級主任醫師）

[摘要] 本人崇尚仲景學說，私淑元禦理論，潛心臨床20餘年。主張辨證與辨病相結合，熟讀經典，知藥善用，用藥不拘一格。既注重調理脾胃（調氣機），又強調扶助陽氣（明氣化），擅于運用經方與時方治療內科疑難雜症和婦科雜病，對呼吸系統、消化系統以及心腦血管系統疾病也有較好療效。上期介紹了：1.陰差陽錯學中醫；2.天道酬勤教中醫。本期介紹：1.妙悟岐黃行中醫；2.知行合一做明醫。

[關鍵詞] 學習中醫經歷；黃元禦理論；研究

1 妙悟岐黃行中醫

醫道茫茫多歧路，從來此事最難知。和很多初學者的想法一樣，自感經驗不足，我一直沒有勇氣正式的行醫看病。在中國中醫科學院工作期間，一直游走于中醫臨床的邊緣，目睹身邊很多中醫臨床大家的風采，也有心裡癢癢的時候。那時我同院內的余瀛鼇、周超凡、沈紹功、劉文巨、李維賢、李俊龍、王今覺、陶廣正、伊廣謙等前輩或老師也常有交集，或拜訪討教，或求醫問藥，看到他們遊刃有餘地一邊科研、一邊臨證，療效斐然，我在羨慕之餘，心中惴惴然，也有躍躍欲試的衝動。

調入北京針灸骨傷學院以後，教學之餘，我也感到缺少臨床經驗對自己的教學內容有一定影響，不利於教學效果的提升。和其他前輩一樣，我下定決心按照慣例開始出門診，從此正式開啟我的中醫臨床之路。起初是在針院門診部出診半天，慢慢的就覺得不夠了，於是四處出擊，嘗試去不同的地方坐診，也漸漸感受到治病救人帶來的快樂。我到過的地方很多，不僅有民營醫院、鄉衛生院，而且有各種門診部、藥店，到後來進入北京弘醫堂、國醫堂以及三甲醫院出專家門診。一路走來得到許多人的支持、幫助和認可，使我能心無旁騖，常常懷着一顆感恩的心去行醫濟世，無形之中也提升了自己的境界。

行醫之路無坦途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體會。行醫早期，我也是慘澹經營。記得最「慘」的是在北京東三環外一家藥店，掛號費5元，每次也只能看三、兩個病人。多數時間我都是邊坐冷板凳，邊看書。那時我常帶着一本《蒲輔周醫療經驗》去出診，沒有病人，就私淑蒲老看書吧。儘管病人不多，但我覺得很充實。特別是在課堂上講授中藥學時，我發現自己越來越有感覺，因為所講的內容理論聯繫實際，能穿插一些自己的治病經驗或體會，顯得「有血有肉」的，所以我的課越來越受到學生的歡迎。經過幾年的歷練，我的中醫診療水準不斷提高，來找我看病的也開始多起來了。為了能接觸更多病人，進一步積累臨床經驗，從2007年起我利用週末時間應邀去京外同仁堂出診，先後到過承德、赤峰、唐山、濟南、廊坊等地，也治癒了一些疑難雜症，在當地留下良好的口碑。所以，既然立志從醫就要儘量創造機會去多臨證，不能光說不練，只有臨證多了才會有真正的反思，反思之後就可以及時修正自己，從而不斷強化中醫思維。

大概是從2010年開始，我萌生出專注臨床的念頭，但苦於沒有適當機會，只好繼續着一邊教學、一邊臨床的非常辛苦的「雙線作戰」狀態。那時沒有高鐵，有時坐夜車回北京次日淩晨才能到，在路邊匆匆吃了早點，又要趕回學校去上課。雖然這樣來回奔波，旅途勞頓，但心裡感覺踏實，也很有成就感，因為這一趟我能看幾十個病人，很多都是我在北京沒有機會接觸到的疑難病，所以再苦再累我都覺得很值，感覺這是在做利人利己的善事。

後來慢慢地我自己也被患者稱為「專家」，但我十分清楚，當專家被人簇擁着，就容易被慣出毛病。於是，我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，時刻不忘調整心態，擺正自己的位置。我覺得要想成為一名出色的中醫臨床專家，必須善於思考和總結臨床經驗。即使患者給你的實踐機會再多，你自己不注重研究、總結和提高，一樣是治不了

香港浸會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CTCM All Rights Reserved

疑難雜症的。自己的醫技就只能原地踏步，將醫術視為一個簡單地開處方、醫治常見病的求生手段而已。所以，我在臨證之余，求學于前輩，包括各個時期中醫前輩的臨床經驗集，從中對照自己的臨床實踐，尋找差距和靈感，使我獲益匪淺。特別是接觸到黃元禦理論之後，逐漸開始對中醫臨床問題進行深入的反思與檢討。這種思考包括了兩方面的內容，一是要正確地運用中醫經典理論指導臨床實踐，將學過的名醫經驗靈活地運用於自己的診療中；二是要及時總結自己在臨床實踐中的一些經驗和心得，最好還要與黃元禦理論相互印證，達到某種契合程度，才能獲得廣泛的指導意義和真正的提高。我覺得黃元禦理論對於我而言，就是帶來了突破性或顛覆性的改變。它修正了我的中醫思維方式，避免我陷入醫家怪圈，否則，有可能看了一輩子的病，不但不能練就一身好功夫，反而是沾沾自喜於治好了幾個病，做一個昏昏昭昭，不明就理的醫生。很多人都說黃元禦理論雖然高屋建瓴，但是太過簡略、晦澀，似乎不好領悟和運用，但對我來說，他的「中氣斡旋，土樞四象，左升右降，一氣周流」的氣機升降學說，簡直就是如醍醐灌頂，陡然之間使我豁然明白了中醫的真諦。黃氏獨尊四聖，奧析天人，妙悟岐黃，將其畢生研究心得融會於一爐，為後世構建了一個貼近經典、包容性強的理論模型。我在看診過程中努力實踐它，靈活運用它，慢慢感覺自己臨證思路似乎更清晰，用藥更精准了。

曾遇到一個患心悸、心痛的大學新生，心電圖顯示ST段改變，心肌缺血等證候兇險。學校擔心出事，正考慮勸退這個學生。找我之前，他已被當作心火亢盛醫治。但服藥後竟無寸功，反增腹痛腹瀉之虞。我根據黃氏「見心家之熱，必顧及腎家之寒」，以及彭子益總結的「舌紅非常並非熱，心經不降神明惑」等理論，斷其證為「心火不降，心腎不交」，投以桂枝甘草湯合交泰丸加味，一劑知，三劑效，然後繼續調治數周而獲愈，也幫助他解除退學之憂。正好這名學生也是山東藉的，我跟他說我是運用山東名醫黃元禦理論才解除他的病痛，應該感謝黃元禦才是。如果沒有黃氏理論為指引，我可能也不會那麼堅定的扶陽，對於我用桂枝甘草湯治癒他的「心」病，他也一再表示會銘記在心，一輩子都不會忘記！

近代名醫張伯臾也說過：「習醫之道在於熟讀醫理，又善觸類旁通，知常達變。精通醫學，固以熟諳醫理為首務，然欲求發展，又不可為成說所囿，不敢越雷池半步，尤當結合臨床深入體察，反復思考，以得真知，抒發己見。」這是一個吃透、弄懂中醫的人發自肺腑之言，振聾發聵，至今仍有指導意義。黃元禦在《四聖心源》裡指出：「四維之病，悉因於中氣。火盛則土燥，水盛則土濕，瀉水補火，扶陽抑陰，使中氣輪轉，清濁復位。卻病延年之法，莫妙於此矣。」對於這段話我在臨床上也有深刻的體會，感覺他真是一語道破天機。只要遵照他的思想去診病用藥，就會有較好的療效，且屢試不爽。這些年我運用「扶陽抑陰」的理論治療多例口舌陰火症，免除了患者不得不手術的痛苦，令西醫也刮目相看，嘖嘖稱奇。反觀當今醫界，故步自封、不思進取者仍大有人在。有些醫家見到火症就一味的滋陰降火，而枉顧病人陽衰土濕的本質，結果是越治越重。其實在黃元禦一氣周流的理論框架裡，我們並不難找出陽衰土濕的蛛絲馬跡，譬如舌淡胖大、手足不溫、神疲乏力、脈沉細微等，就看你是否練就善於捕捉細微證候的火眼金睛了。

盡信書不如無書，記得恩師何紹奇曾經告誡我們：「前人的好見解、好經驗我們必須學，但不學他們的狹隘與偏執。」讀書讀得多了，可見古人包括黃元禦在內，也都有這樣的態度與理念。他們對各家學說能融會貫通，自成一體，又敢於創新，不墨守成規。所以我也經常強調立法務求古訓，臨證貴於變通，治病關鍵是調理氣機的升降和氣化問題，一個不識氣機、不明氣化的中醫肯定不是好中醫。水火是陰陽的體現，無水則火不附，無火則水不行，水火既濟則陰平陽秘，水火分離則寒熱紛至，因此，我提出治療陰火症的最高境界是引火下行。

我在2016年底來港發展，受聘于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，主要從事臨床及教學工作。剛來不久我就發現，香港的中醫診所遍地林立，一度也曾疑惑他們究竟是如何生存的？僅以我的北角居所為中心，周邊100米之內能看見招牌的中醫診所就有仁醫堂、順和堂、岐黃景略和未名中醫，而開在樓裡看不見的就不知道還有多少了。由於診所定位和服務對象不同，每間診所各有各的患者群，當然競爭壓力也不可避免。通常港人要更實際一些，尊重專業精神，對有真本事的人是很高看的。所以，在香港做中醫還是要憑真本事，用療效說話，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療效，那宣傳得再好也沒用。至於我為什麼會來香港，其實也是因緣際會，但最主要的是我看中在這邊可以踏踏實實地做「純中醫」。只要認真看好病，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，無需理會專業外的應酬或干擾，而這樣的狀態是最適合我的。所以我毅然決然地放棄原有的一切，事實也證明我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。

Copyright HKBCM All Rights Reserved

香港雖然是國際化的大都市，但是仍然保留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，特別是回歸以後中醫藥的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。除了民間各種學會和組織之外，特區政府不僅成立了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和註冊中醫學會，而且在港大、中大和浸大也都開辦了中醫藥學院，每年招收中醫專業全日制(學制5年)本科生近百名。三所大學均有下轄中醫診所，長期為市民提供中醫服務，其中尤以浸大中醫的診所規模和醫療實力最強，這也是吸引我來香港發展的原因之一。此外，醫管局下屬的18家醫療機構也都有中醫門診，比較有名氣的是東華三院和廣華醫院的中醫藥診療中心，與三所大學的師資一樣，其技術骨幹也是來自內地的專業精英人士。我來香港四年多，深切感受到香港的中醫藥氛圍很好，相信中醫的人越來越多，在我的患者群裡中青年所占比例達到四成以上。有個27歲的印度裔年青人，是板球運動員，本來身體素質很好，但近一年出現畏寒身冷，總比別人多穿衣服，特來浸大中醫看診。我根據他的脈證診為營衛失調、肌表不固，開了三劑桂枝湯加味，結果他服藥後不僅畏寒明顯減輕，而且睡眠也有改善。我很詫異他會選擇看中醫，他說因為從小在香港長大，周圍很多人都吃中藥調理身體，所以就過來試試看。類似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，儘管我每日的病人不算多，但由於我堅持運用黃元禦理論為指導，所以療效普遍比較好，複診率高。特別是有些疑難雜症經過我的診治獲得好轉或痊癒之後，漸漸贏得了他們的信任，然後通過他們的口碑又不斷帶來新的病人。凡是來找我看診的疑難雜症患者，基本上都有一個失治、誤治的過程。

我認為黃元禦理論永遠都不會過時，也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，關鍵是如何靈活運用，所謂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香港的地理環境和生活節奏導致港人普遍出現「肝鬱脾濕」和「上火」問題，我所碰到的病人大多是沒有妥善處理好「濕」與「火」之間的關係，寒熱不明，虛實莫辨，結果是越治越重。但我運用黃元禦理論來辨治，棘手的問題往往迎刃而解，令病家嘆服不已的同時，也感覺到我的「與眾不同」，這種不同不單單反映在用藥上，更體現在辨證識病上。例如有位33歲的女士閉經4個月，曾被視作肝鬱和腎虛治不效，我據其脈證診斷為寒凝血瘀，投以柴胡桂枝乾薑湯加減，其中桂枝重用至20克。結果她服藥後次日例假即至，欣喜萬分，複診時直朝我豎大拇指，後來她也不斷介紹朋友來看婦科病。

中醫是實踐經驗醫學，近年來國內外的中醫藥發展勢頭迅猛，也吸引了各種資本運作的介入。然而，目前卻有一股暗流湧動，表面看在抬高中醫，將中醫理論搞得很玄妙，神乎其神的，實際上是在捧殺中醫，讓你不接地氣，最終會摔得更慘。特別是五運六氣學說，本來就是中醫範疇下的一個基本理論，常被用來闡釋天人相應及生理、病理現象。但如今某些持運氣學說者竟然搖身一變，成了占卜未知、預測生死的算命先生，那就從根本上背離了醫學的初衷，誤入了歧途。清末吳達一針見血地指出：「若云某歲系何運氣，則在人應得何病，應用何藥，則固失之拘矣！」陰陽勝復無常，人病變現不一。如果不能應病而變之，僅僅拘泥於運氣之說，以為宜寒宜熱，這是沒有道理的。所以，我也一直主張中醫必須先做到這兩點：一是拒絕玄學，二是走下神壇。我們中醫一定要能接地氣，勤修內功，真正能為患者解決一些實際問題，那樣中醫才能發展得更好，從而更有生命力。

2 知行合一做明醫

「知行合一」是心學大師王陽明最先提出的口號，對後世影響巨大而深遠。然而，在現實生活中真正要做到知行合一又談何容易！人生在世，喜怒哀樂、幸與不幸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的內心態度，我們做人的根本就是誠意正心、成己成物。古往今來，「不為良相，願為良醫」，始終都是激勵一代代讀書人成就自己的座右銘。所以，我很慶倖當年父親的「包辦代替」，為少不更事的我選擇了中醫，讓我能有機會去踐行「知行合一」，儘量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從而也成就自己的功德。也正因為這四個字，激勵我堅定信心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熱愛的臨床實踐中。

南宋史崧曰：「夫為醫者，在讀醫書耳，讀而不能為醫者有矣，未有不讀而能為醫者也。」明確指出讀書是做好中醫的必由之徑，自古就有「秀才學醫，籠中捉雞」的說法，儘管也有許多飽讀之士，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從醫。當然讀書是有訣竅的，要有計劃、有選擇、分階段，循序漸進，領悟精髓，不求甚解和膠柱鼓瑟都是不行的。有人說：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，閱人無數不如明師指路，明師指路不如自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CM All Rights Reserved

己開悟。這段話貌似調侃，卻不無道理。唯余書味藏胸久，只許梅花入夢香。學中醫真的需要自己去開悟，總是跟在別人後面，盲目崇拜，迷信權威，那樣也是難以成長起來的。徐靈胎目盡五千卷，葉天士學經十七師。要想做好中醫，就必須多讀書、勤臨證，正所謂書要自己讀，路要自己走，舍此別無他途。我們學習經典理論，必須真正領悟其基本精神與要旨，而不能墨守成規，生搬硬套其固有的一套具體做法。所以，我們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同時，還要有一定的辨識能力，可以通過臨床實踐去檢驗各個醫家理論的真偽優劣，歷史上許多真正的明醫也都是師心而不蹈跡，勤求博采，一路成長起來的。只有繼承與揚棄相結合，才能少走彎路，不斷進步。

早年間我就非常嚮往前輩醫家半日臨證、半日讀書的狀態，可惜由於種種原因真的很難做到。來到香港以後，卸下繁重的教學工作，我可以心無旁騖專注於臨床，反而有更多精力做些實實在在的病案分析總結和專題講座分享，將自己的臨床經驗和研究心得和盤托出，毫無保留。譬如我在很多場合都介紹過的「麻杏蟬桔」湯，就是我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總結出來的一首治療外感咳嗽的經驗方，學生或患者試用後，普遍反應良好，也對中醫樹立了信心。「麻杏止咳出仲景，蟬桔利咽祛痰良。」其實這都是前人的智慧，我只是順手拈來，根據黃元禦理論把它們整合在一起。這或許也是「知行合一」的一種體現吧。

《醫宗金鑒》有句話讓我時刻保持警醒：「醫者，書不熟則理不明，理不明則識不精。臨證遊移，漫無定見，藥證不合，難以奏效。」一些讀書好的人，卻不善於應用，臨床療效平平。究其原因就是讀死書而未明理，故不能學以致用。這固然是當今院校教育體系下的一個通病，但嚴格來說與個人情操、悟性、明師點撥等因素亦不無關聯。所以，近些年各大中醫院校都提倡學生要早跟師、早臨證，也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。然而，必須指出的是，現在的明師實在太少，每年那麼多學生，又要到哪裡去尋明師呢？其實學中醫雖無捷徑可走，但有訣竅可尋。既然選擇了走上這條路，就要認定一個目標，用熊繼柏大師的話來說就是：堅持臨床，樹立三個信心，包括對中醫、對前人、對自己要有信心。

在我接觸過的眾多師友之中，還有一位對我從醫影響深遠的「新三屆」師兄。1983年我畢業實習時與他結識，當時他剛畢業不久分配到上高縣中醫院，於是順理成章地就做了我的帶教老師。後來他又調至我家所在地的宜豐縣中醫院工作，與我父母亦甚熟稔，親朋好友有病也常麻煩他看診。幾十年來我們資訊往來從未間斷，經常有學術上的互動和交流，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。他就是江中77級的老大哥張將曙。本是「老三屆」的他趕上上山下鄉運動，當知青插隊四年，招工做礦工不久，一次礦難又差點奪取他的生命。1977年恢復高考他以而立之年考入江西中醫學院，因已有一些醫學基礎，所以他對中醫更是一往情深。2004—2007年期間他曾親赴英倫「洋插隊」做了三年中醫，治癒了很多西醫不治之症，一時傳為佳話。後來又轉至深圳行醫多年，至今年逾七旬，仍身體力行，始終堅守在臨床一線，為廣大患者服務。雖然他沒有什麼頭銜，但長期紮根基層，貼近百姓，醫術精湛，醫德高尚，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一直就是明醫，永遠都是我學習的榜樣！

如果說我還有什麼可取之處的話，那就是一直都在花時間讀書，幾十年來手不釋卷，閱讀過古今大量醫案醫話、醫學著述，如《臨證指南醫案》《冷廬醫話》《名老中醫之路》《蒲輔周醫療經驗》《施今墨對藥臨床經驗集》《朱良春用藥經驗集》等。如此一邊讀書，一邊臨證，將前人的間接經驗轉化為直接經驗，以前人成熟的經驗取代自己不成熟的經驗。正所謂：「書讀百家渾忘老，醫學群賢愧未諧。」

受歷史上諸多因素影響，後世醫家對黃元禦普遍存有偏見，以致他的學術思想長期被淹沒於滔滔不絕的各家學說之中，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價值。儘管陽湖張琦評價甚高：「長沙而後，一火薪傳，非自尊也。」但是，大多數人似乎不以為然，沒有認識到黃氏理論的重要性。有鑑於此，羅大倫博士曾經大發感慨，稱黃元禦是「不該被遺忘的神醫」。瑕不掩瑜，真金總會發光。除了張琦、歐陽兆熊之外，私淑元禦者歷代也不乏其人，如吳達、慶雲閣、彭子益、麻瑞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彭子益研究黃元禦理論，整理出「圓運動古中醫學」；麻瑞亭宗黃氏之學，謹守調中法，以「下氣湯」為主方，靈活加減化裁，通治內傷疑難雜症，屢收奇效。細讀吳達的《醫學求是》與慶雲閣的《醫學摘粹》便知，書中大量徵引黃氏醫書《四聖心源》原文並且思辨篤行之，可見吳達、慶雲閣也是私淑元禦的傑出代表。

關於中醫流派和各家學說，我特別贊同程國彭的意見：「四子之書，合之則見其全，分之即見其偏。」讀了那麼多書，我個人認為只有黃元禦理論才是融合諸家相對最圓潤、最實用的理論，這也是我醉心於元禦理論，

香港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

盡力宣講元禦理論，並自詡元禦傳人的緣由之一。記得剛接觸到黃氏醫書《四聖心源》時，我仿佛突然看到一盞指路明燈，深以為然，心悅誠服。2015年我應邀到香港浸會大學做「經典與臨床」講座嘉賓，當時所講的題目就是「從《四聖心源》解讀黃元禦的用藥思路」。後來出版社約我點評該書，我欣然應允，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初稿，2018年底正式出版。我總結《四聖心源》的學術思想主要有四點：妙析天人，心通四聖；崇尚氣化，尤重中氣；土樞四象，左升右降；扶陽抑陰，注重肝脾。這些年無論我在哪裡行醫，常自覺運用黃氏「樞軸運動」的理論治療內傷疑難雜症，屢獲良效。曾治一患心臟病急症入院搶救的老婦人，出院後以心悸頭暈、水腫納呆為主訴求治，我辨證為肝脾不和、痰濕內阻，投以苓桂半夏湯合姜苓半夏湯加味，三劑後複診告主症大減，納增腫退，於是守原方加減出入，繼續調理一月餘而獲愈。讀經一得，往往就是突破；臨證偶拾，常常就是成功。在點評《四聖心源》的過程中，我每每嘆服黃元禦博聞強記，筆力千鈞，力透紙背，自愧無論如何也難以企及他那樣的思想高度。惟願今後能不斷反復研習，努力提升自己的醫術，醫治更多的病人，同時在弘揚和傳播黃元禦學術方面盡自己的綿薄之力。所以，在點評後記裡我說了一句發自肺腑的話：不求點評天下名，但願元禦人人知。我始終認為黃元禦的學說依然閃爍着耀眼的真理光芒，在通往明醫的路上，有黃元禦的加持，相信我們一定會走得更好、更穩！

最後，我想用一首小詩來總結我這段清明在躬的從醫經歷：

潛移默化習岐黃，天道酬勤研本草。元禦傳人求古訓，精誠濟世做明醫。敬請讀者諸君不吝雅正！

（編委：莫飛智審校2021.10.25）

更正

《香港中醫雜誌》2021年第三期38頁文章《從陰陽關係論「陰虛是實證」》的編委審稿者更正為：黃賢樟、朱恩。特此聲明。

《香港中醫雜誌》編輯部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